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三

西湖高汝栻輯

晏昱明閱

庚子嘉靖十九年○正月行邊使兵部尚書翟鸞事竣
還京詔以原職入閣辦事○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霽
四塞隨變爲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上曰
此異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御
史姚廣言鄖襄河南饑民就食承天應役而匠額不能
遍及饑民載道陰風淒雨號泣悲呻在天之靈必有惻
然者謹效鄭俠爲圖十二以聞乞命賑散遣從之○

命脩興師宮殿○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御史包節
劾張璠賣官鬻爵疑王廷相嫉之因計廷相專事煥煉
士林共嫺廷相亦上狀自明帝曰二臣皆朕簡注務
期協和毋相詆也○四月彗彗縣天鼓鳴夜星隕如雨
○六月郭勛請缺軍糧銀濟工費戶部梁材以法裁之
勛遂劾其違抗命罷材官○七月方士段朝用以燒煉
術因郭勛以進後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紫府宣忠
高士後術卒不驗云○八月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逃
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爲酋目餘皆僞作僧道
流丐狀爲虜偵伺窺我虛實甚悉至是虜入大同鎮卒

與不與
治通遠長
不覺任其
檢柙何用
遠近焉

本兵以廢
退為辭守
解以辭酒
失事地總
若此非天
和斬帥會
擊事之勝
謂固未可
如也度亦
之吏賊威
乎此

陰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汝阻。噤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屬門入苛嵐。與縣交城汾州至平掠衛。殺掠無算。假道大同。遇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總苟幸無事。而宣府亦觀望不為應援。山西巡撫陳諱告急。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禍且不測。而本兵張瓚乃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警諸將以矢劍徇。既而守陴者醉。酒不戒虜登陴。入大掠固原。乃召醉帥立斬之。三軍服慄。率精兵九千。蹙虜而撤。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弓解馬蹙。雙雙淖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犄角。殲毋大殲。虜奔走不暇。殺

吉幾子一首功五百，勝大哭走捷聞帝告廟策慰，勝子
陞賞有差。○九月火星犯南斗。○十月大學士顧爾臣
卒，贈太保，謚文康。

忠臣崑山人，性剛，最無町畦，自入講筵，時受知于上。

禮部尚書霍爾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

籍，高淳人，以

直，好古，行誼高潔，上以其才可大用，超擢八座，知其不言，多見採用，然性剛愎，不能容物，論好尚，不達時宜云。

金星晝見。○十一月慈慶宮本思殿成。○十二月虜入

大同塞。○羅洪先，唐順之，趙時春，各疏請皇太子于元

日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上怒，罷官黜爲民。○吏部

尚書許讚進嬰童百問，上令禮部校刻之。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科臣李文進請禁入覲諸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上可其奏○二月御史楊爵條列五事謂失人心而致危亂上怒甚械訊禁獄○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獻欵請罪上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銀印取毛伯溫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殿○詔止一切工役○恭奉成仁二主于景成殿○御史黨承賜請勅所司條時政缺失允之○湖廣參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

兩以略開
而德魯
路何也

○六月掩答乞貢不許遂入寇○福建錢士賢雲南人也以御史包節劾罷後節按雲南賢率僕從辱之節以聞謫邊戍○大同有大星東南流其光如炬俄而天鼓鳴○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總輔國將軍表相謀襲時嚴嵩受賂爲請得旨選卒獲其籍以聞不吏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族子惟聰與嫡孫懷燔爭立嵩復受金亦爲覆兄王妃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嵩貪狀帝曰表相惟聰襲爵行所司劾之嵩安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八月虜酋俺答阿不孩以求貢不許入犯山西上從馮亮等議命左都御史胡守忠禦之○昭

聖皇太后崩○上尊諡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明天贊

聖敬皇后○令夏言致仕

時九廟災言在告與郭勛爲仇益甚昭聖太后崩

上傳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語筆上切責令陳狀

言引罪乞還鄉上怒盡削

仕其勲階以證部尚書致

盛之心蓋

也勢固難

早是以古

聖人焉能

必于方極

之時况下

此若乎即

之及禍也

制立

先是給事中戚賢劾郭勛假威逞肆狀勛疏辯上優

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交劾下都察院嚴勘未報刑科

張允賢論都察院長豪勢而慢朝廷遷延不勘上

怒送鎮撫司械訊勛再疏辯上允之命賜以勛助故

不領科臣復摘疏中有臣奸何事臣當何人何必更勞

賜勅等語上怒曰郭勛語甚不遜朕忤無禮陳鍊王

鳳翔等語上怒曰郭勛語甚不遜朕忤無禮陳鍊王

廷相扶同抗違一併勘奏于是工科高時等遂盡發劾
奸邪事助生殺人律死長繫繫于獄○十月復夏言少
師原職入閣辦事言因上怒與以自解適上備邊事
宜上時治齋其所爲青詞及他文惟言與嵩稱旨言
詣西苑齋官叩首陛辭上見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
私第以備後命尋復其勳階官職俾入閣辦事云○十
一月以鹽法久壞令戶部議尚書李如圭奏請禁革餘
鹽上曰鹽法壞于餘鹽卽革之以復祖宗之舊○十
二月遣都臣往山西賑被虜郡縣○南科王燁論明守
中與張璠嚴嵩深相結納與助互爲奸貪近因助敗抗

疏陳計始附勢以用利終尼敗以脫禍此小人之尤也
疏上未報泊本兵議遣大臣總督斷違帝特以守中爲
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
于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進
接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
論斬○南城李華妻胡氏其夫隨父出遊姑易氏與徐
璉通計汚胡以塞口胡不從易與璉掩殺之事聞命立
祠日哀烈論祭入祀典易璉俱伏誅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給事胡賓以近畿荒歉議處
發糶請動支通倉穀米百萬減價發糶尙書李如圭屢

邊界亦是
一策新第
道謝可憐

安南宋會
兵亦未
力戰何以
通和加會

可其議○三月尚書顧璘輯輿都志進呈上以事多誤
命部臣刪訂○時議築大同邊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
能築冀大有爲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築本兵言大同
先年既設外邊後故次邊以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
不脩築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
右驚西河棄而甘州危大寧棄而蔚州逼三岔河棄而
遼東悚乃兩邊脩築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
力耳帝命整兵慎守脩垣姑已之○虜掠蘭州○夏言
九載滿考賜及欽勅賜褒諭○五月錦平安南功加進
撫蔡繼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珣少保○閏五月殺虜使

石天爵○六月虜擁衆數萬至廣武天屹屹攻塹我兵
敗積虜乘夜趨鴈門沙磧掠越關南代州○虜薄太原
城門外無所掠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率壯夫以矢石
火器斃賊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七月朔
日有食之○革大學士夏言職問在言與嚴嵩同鄉稱
晚進言以謀禮驟貴不爲下嵩事之惟謹言坐失旨宜
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乘一真人第誅壽言
言覺之賤心腹科道劾嵩嵩益爲恭敬以媚上上是
時已心愛嵩攻者益力上益憐之上在西苑齋

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乘上震

香葉巾
不可服
也上海之
何以好
雖不必
皆之巧
何必如
此

之勿言會上不欲豎善冠而御香葉巾令尚方倣而壓
沈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國京山嵩等言密揭露非
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嵩于召對目故冠香葉而
輕紗帽于外故令上見之上果悅因留嵩恐論
甚至嵩因泣訴見凌于言上怒卽下勅逐言進翟璽
謹身殿嚴嵩進武殿因貴科道不糾分別降調留捧者
七十三人○禮部右侍郎呂繼卒追謚文簡

補高陵人乃學墓古與馬理康海俱有
特名理以同鄉欲引附已絕不與往焉

周府宗人譁凌逼撫臣奏聞革將軍安縉等爲庶人
兵部言虜在山西勢甚猖獗上命翟鵬爲兵部侍郎總

忠義所勝
不救此
忠事所以
日境也同
舟同濟之
說乃朝廷
視之殊為
可恨

使爲屠戮
老人人世
忠義則蘇
南無王庭
矣

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務未至而虜列營汾河掠潞
州平陽諸郡我兵皆觀望不戰殺掠甚慘副總兵劉世
忠誓將躡虜力戰諸將無應援者虜集精騎三千蹙世
忠圍之世忠裹創步戰虜衆亦窘會金矢火藥俱罄虜
盡銳攻之世忠中二矢死部將惟張宣臣赴援有傷虜
乃分掠定襄五臺孟縣從廣武出關自陽和塞去凡澤
入久駐者四十日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男女二十
萬有奇馬牛羊豕二百萬衣襪金帛稱是世忠贈諡宣
臣等賞賚立祠祀之○起萬鎧爲提督副都御史開府
辰州相機勦捕湖貴苗湖貴之間有山曰蜡尔又曰臘

爾諸苗居之苗古三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
稍南屬竿子坪長官司隸湖廣辰州府山西屬銅仁府
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接四川之西陽宣撫
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
中聯絡寘徙實相蔽匿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
與廣西徭種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
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竿子坪
土官田與苗以事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
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與苗反雪苗多求索淫苗
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相蔓引鎮溪苗亦

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並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携印逃詣苗悉盤然反，共保蜡爾山，結砦自固。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遂以事上聞。上欲遣官剿撫，金應萬鏗時鏗家居，乃卽家召起爲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剿。鏗乃徵諸路漢土兵進討之。鏗受命徵兵討湖貴苗，不克，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爲諸苗所信服，足辯此事。鏗用爲巡捕指揮，應朝故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朝陰構亂，而兩利

得且案查
市凡足案
千請前平

其賄及得逮捕益煽惑羣苗大肆奸利征則底實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重賫多反殺苗實未蒙惠利故功久不成鎰遣人誘苗帥龍來見苗謂必得賄始出鎰令一千戶貢龍果來鎰執而奏殺之苗亦殺其所貢千戶鎰乃厚恤千戶家役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竊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官其魁龍許保湖苗暫息貴州苗尚觀望未肯靖鎰遂奏苗平請班師許之朝廷各論功陞賞召鎰還為兵部侍郎未幾龍許保吳黑苗復倡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八月火星犯南斗○以嚴嵩為武英殿大學士

同翟鑒辦事給事中沈良材御史童漢臣等 上言

貪淫猾惡 皇上洞見而以爲輔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其背公營私變亂國是必將無所不至南京給事中王燁等劾嵩險詐姦回貪婪久著若處以具瞻之地是虧天下之貪標也且其子世蕃克頑狡猾同惡相扶竄之政本必爲國禍南京御史陳紹等亦劾嵩比昵匪人貪黷貨賂言官屢形論列莫迷聖聰今以璣衡之重升之必不能回心易慮公爾忘私俱不報○是按四川御史謝瑜 上言郭勛胡守中張璠嚴嵩爲聖世四虎 陛下旬月之間誅陞其二而張璠嚴嵩二虎尙存

何不投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高上疏乞罷。上勉留之。嵩復上言。臣蒙陛下勉留。感激流涕。莫知爲處。而豺虎爲羣。向非聖明委曲保全。臣閤門不知死所。夫豺獮尙知報本。臣豈忍負恩私。敢于求去。願臣之心。路雖自信無媿。而言者或聽嫉使。或修舊怨。日復一日。轉相猜忌。恐九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去。可以塞詆誣之口。上曰。卿安心供事。再有冒擾者。重治不貸。○上幸曹妃宮。妃寐。官婢楊金英等怨上共謀行戕。俟上寢熟。以組縊之。而誤爲死結。謀得不遂。聖宮張金蓮知狀。亟走白后。后中夜聞變。曳裾馳至。爲解項結。上得

蘇病不能語。后命左右收金英等十餘人併曹妃俱磔於市。時事起倉卒。妃實不知。上勢逼妃死。常惻其冤。既而族金英等家以討定官變。勒諭中外。○兵部尚書張瓚屢被論劾不去。既而卒。卹典反加隆云。○以毛伯溫爲兵部尚書。首禁梃克。命刊布中外。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正月朔日有食之。○二月宜大總督翟鵬言。前發帑銀。夏秋防禦。今虜警在。秋。乞增銀接濟。戶部請權發太倉庫銀四十萬應用。又宜大米貴。宜于京通二倉撥米十萬石。赴宣府十五萬石。赴大同。併議車脚裝貯事宜。從之。○科臣周怡言。翟鵬嚴嵩

憑籍寵靈、恃恩脩怨、在內閣、違言失色、見一陛下各選
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率下事上也、上以怕本
心謗訕、詔如楊爵、倒下獄、○七月、焚惡入南斗、明年春
江南斗米二錢、○八月、虜入榆林塞、敗之、○九月上、閱
山東試錄、手批曰、策語含譏訕、禮部尚書張璠奏曰、今
歲虜不入犯、乃皇上廟謨所係、而諸屢飽而去、乞
速治考官、上曰、省閒事、出巡按、教官徒署衙耳、業經
狂悖不道、速治之比、至杖闕下死布政以下皆遠謫、○
禮科給事中陳夢泰、順天鄉試、以月籍中有十餘人、得
旨錢仲寶、並司速治中、式有所司、嚴實以聞、○十一月

勅禮部工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正月朔上不御殿○徵諸鎮兵

戊大同○木土火三星聚于房○二月禮部尚書張潮

副王會場卒于試院以侍講茅瑨代之○三月廷試賜

秦鳴雷等三百七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方士辰

朝用下獄論死○兵部覆科臣戴慶桂奏一量徵調以

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問謀三擬朝服以備掩襲四懲

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大狹論

將太嚴偏將渾真虛文廢武彼秦趙燕蘭多勇敢精于

騎射若王邦直李大漢其人急召用之上命務實舉行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三 肅皇帝

文法未定
焉能使人
毅然任事

八字曲盡
六弊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五月建州虜犯遼東○六月熒惑犯南斗○八月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岑壇靈黍五出者一○科臣王文等劾少詹江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鑾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若持券取物而素師崔奇勲姻親焦清試既同號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暎以汝儉舊師故閱昔經陽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燦高節之取彭謙注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奮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鑾疏請擢試上以獎跡顯明下法司逮勘鑾與二子汝璧奇勲清鳳暎俱削籍節克軍坤一中燁得無恙○

以真人陳
紫伯三系

以許贊爲文淵閣、張壁爲東閣叅機務。○十月科臣戴
夢桂劾朱方輕議撤兵、翟勝寡謀輕信、致虜入犯、命繫
桂詔獄戍邊。○大同順聖川卒劉伏玘、擒獲叛酋王三
以獻、命磔之、告郊廟社稷。○兵部尙書戴金條備邊十
二事：一、別武材以責成效；二、稽分領以別勤惰；三、實欵
伍以備攻守；四、選民兵以裨行陣；五、脩戰車以防勦敵；
六、撥膏厚以養馬匹；七、脩關隘以固藩屏；八、重墩臺以
明烽火；九、謹盤詰以杜奸細；十、處降人以收亡叛；十一、
養死士以探虜情；十二、選土兵以備調度。命斟酌舉行。
○加乘一真人體、部尙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

故○冬十一月虜破宜府塞入紫荆關時以兵部禦防
秋太早故虜遂深入 上怒謫總督翟鵬戍邊行至河
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建民家令民
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後逮鵬并鈔關主事
朱方下獄鵬竟度死獄中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 上以恭錄列聖御製文
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
成賞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嚴禁奢靡○仇鸞奏去
冬虜大入寇督兵禦追至朵顏及之一日五戰五捷獲
酋百餘并斬吉囊子狼台吉有擒王功本兵劾其辭多
以中或外
乃齊治之
增况也

虛構仲冬日短方及五時質明聞警追躡于沙河直至
桑顏軍行既遠而加以五戰豈雄捷若是且往年黑山
已誅吉囊子大不孩而今又謂斬狼台吉濫引擒王之
誅妄意封侯之賞宜覈之帝曰斬獲既多厥功可嘉

加鸞太子太保廕一子巡撫張珩陟一階○閏正月金
星晝見○二月科臣陳棐請撤元世王君臣神主又請
改兩京廟祀碑文俱從之○三月大計京官先南科王
燁首劾嵩奸嵩乘大計令尙寶丞諸條貽書南考功薛
應旂黜之應旂執書擬奏爲尙書張潤所阻而條爲南
兵主事有貪聲應旂亦黜之時常州守符驗故南御史

也亦在所黜。嵩乃令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本郡守。謫補外。○五月楚世子英燿弑其父王顯榕。遣司禮太監溫祥駙馬都尉鄔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錦衣衛指揮使袁天章卽訊之。○楚王顯榕選配吳妃生子英燿。嘉靖十七年冊封爲世子。出居緝熙堂讀書。十九年英燿選配陳妃。復令樊鸞通陶元兒等密引官人方三兒于緝熙堂宣淫。陳世妃啓知吳妃轉啓楚王執方三兒鎖禁北園。陶元兒杖殺樊鸞。痛杖四十。英燿懷恨。又樂婦宋么兒常在楚府唱戲。英燿喜之。令劉金密接宋么兒于緝熙堂宣淫。楚王聞知。劉金引誘英燿爲非。恨

如金之涼
主其耀之
其父所謝
罪臣既子
逆倫之大
者也不無
交出于天
讚

欲杖死劉金憂懼遂惑英耀日後王位不穩英耀云赴
我先了他府中誰人敢說劉金乘機贊好二十四年正
月元宵節英耀啓請楚王飲酒英耀令謝六兒等執銅
瓜田堯等執棗棍塗抹面目帶回回假鼻伏緝熙堂後
楚王卽座英耀舉手劉金督率謝六兒等擁出突用銅
瓜棗棍執王身逝王侍從人朱恩等從廣智門城上用
繩繫下急赴巡撫和御史車純告王遇害情由行據察
司查究英耀遂將宋么兒稱爲新娘娘與之私住于明
陽宮都御史車純會巡按御史伊敏生具奏上命溫祥
等會同撫按官究問英耀赦父情實獄具祭告高祖新

是以爲主
續探勝于
爾故生池

于市焚屍揚灰同謀者劓于藩○七月太廟成羣臣表
賀願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
上怒下詔獄○八月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辭乃追
贈三代給與誥命蔭其孫敏爲國子生○諭立京城義
塚○虜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
却之又犯鴉陽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
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飲
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尙文各遣騎四出邀虜登山
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
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節愍

守者以片
語我一紙
將可惜

以仇且之
言介子柔
如之嵩則
如者容而
抗者危矣

擲食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

王邦直者益州人力舉
千斤足尉邊惠孔棘

求天下武力之士河而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錫餽之
戰勝衆我寡辱等應不讓守者促之止激邦直曰若
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非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
勇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
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遂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投監于

邸次○夏言起用至京自言去而嵩入相是時同事者

或病或健或罷嵩獨相及召言來陛見後盡復其官

階勲秩且加少師位在嵩上言凡所損旨行意而已

不復顧問嵩亦默然不吐一詞然心甚恨佛史陳其

學以鹽法事論京山并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伏炳等

造言請死有所進索皆長跪而解。以是日與嵩謀傾言。言殊不悟。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言奴視之。其語嵩必執手延坐。款款密語。持黃金置其袖中。以是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言與嵩。嵩中何狀。言時已酣而就枕。嵩知之。故籍燈坐視青詞草。初言亦以青詞得幸。至是老而倦。思聽客具草。亦不復簡閱。多傳所進者。上益愛每擢之地。而左右亦無為報知。嵩乃精其事。上益愛之。而言之危機伏矣。○湖廣巡撫以淮楚間。羣盜嘯聚。潢江攻剽州縣。請設憲臣專理。上諭廷臣推命刑部員外卜大同為新黃江防。會事。握符往。審形勝。定經防。

甚具盜屏跡焉。○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諡文簡。

紀振舉人，歷仕四朝，守正不阿，以疾致仕，家居二十年始終一節。

青寧侯張延齡，決西市。張氏自。弘治正德時，憑恃寵

靈，久爲中外所怨嫉。延齡等既得罪，而諸子席其故貴，

富貴擅都下，諸無賴子及家奴，利其所有，類撰造危言，

以恐嚇之。率脅重賄，或索賄不得，或得而意未慊者，則

首諸官。去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搆及中官

戚里。延齡自南京逮赴詔獄，瘦死。明雲鶴以誣奏充戍，

而言者且接踵未已。有劉東山者，以射父生死在逃，巡

視東城御史陳讓捕獲之。東山故刁狡，嘗誣賺張延齡

子宗儉輩銀物無算至是乃上書言延齡夫妻父子親戚魘魅上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其脫已罪併讓構致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所構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諸姪僧小人又羣起而和之言張氏詛呪魘魅事有迹連送安伯陳鏞西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賀恩李勲等諸所蔓引無慮數十人章俱下錦衣衛拷訊錦衣衛推鞠東山等所言事皆無實不可聽奏上詔釋元等餘俱行法司會鞠法司檄東山等柳號三月極邊充軍該贖杖還職鏞良臣免究福等請自上裁因言延齡罪狀多端久留禁獄其子姪驕溢欽怨以致奸人垂

平陽府志

盜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斥乘輿于犯官禁其于國體
所傷非小、乞將延齡、登賜處決、上遂命決于西市。○
刑部尚書吳山等、會鞫侍郎胡守中、法當斬首、與建昌
侯張延齡同、死于西市。○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
太保、謚文莊、欽順江西太和人、學術醇正、標履端方、爲名儒宗。

升湖廣綏寧縣知縣、高應冕爲光州知州、綏寧邑當雲
貴衝繁、民苗雜處、最號難治、冕罷一切浮冗、予以寬和、
豪右兼并、則立均田法、里正侵牟、則有三限法、民不事
積貯、則建預備倉、目不知書、則建虎谿書院、駿騷乎富
庶而興起于行矣。時麻陽兵變、當事者欲手避鋒、叛兵

半處門曰
為國家實
心幹事所
以不避氣
險

倡獫狁甚。縛守備將欲殺焉。應冕自邑馳都。謁監司請
日事。正矣。不圖則滋蔓何極。監司曰。俟兵集。冕曰。撫之
當自定。安事兵。監司曰。誰堪任者。冕曰。某請單騎往。監
司曰。爾書生。復無兵介以行。一旦有變。奈何。冕曰。乳
亦嘗說洞苗矣。苗異類也。尚可感動。況兵為吾人乎。聞
之。鹿生于山。命懸于厨。吾命有所懸矣。監司壯而許之。
冕先驅馳檄諭之曰。有患楚悉赴訴。當為除及冕至。叛
兵一手持刀。一手持訴詞。計五七十紙。皆債帥侵剋所
致。冕諭曰。果有侵剋。當為追償。但以鄰兵而縛本官。
朝廷法紀安在。衆咸釋兵去。守備縛厥角叩首曰。還于

俄。寒。耳。大。人。生。我。冕。錄。首。惡。數。人。上。之。監。司。而。賞。其。有。
從。事。遂。平。監。司。口。不。煩。一。兵。不。絕。一。絃。不。折。一。矢。而。大。
難。立。解。可。謂。勝。智。過。人。矣。薦。剋。數。十。上。擬。擢。臺。諫。以。不。
通。于。內。好。僅。改。州。守。云。冕。浙。江。仁。和。人。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南科游震得言薛應旂公
忠任事不避怨府不宜外補尙書唐龍履應旂疾惡如
仇去奸若脫宜復京秩從之○三月太監廖斌擅權巡
按包節欲繩以法而語先洩斌乃候節謁慶獻牒遣使
撤去詭稱節屯出之奏上詔下節獄戍邊○

高汝斌曰。薛戍邊有素難錄其用心人才政事雖其
干戈如在禁闕文章古勁。森容。時。慨。作。詩。歌。呼。自。得。
皇朝典。傳。卷。三。肅。聖。帝。

居淳十二年。聞太夫人訃。撫卒。又十一年。魏廟喪。之。憲皇時。王繼業。彈中人李敬。有青泉示。東南幸。則為。瑞。殺。不。幸。則。為。節。文。夫。復。其。是。豈。願。同。哉。又。開。節。行。莊。浪。兄。甘。涼。諸。山。奔。泉。惜。玉。人。不。善。說。田。管。一。敘。甘。肅。志。婚。嘉。峯。酒。泉。張。殿。問。壯。心。未。可。量。也。而。抵。以。志。節。顯。悲。夫。

倭寇浙東。以朱統為浙江巡撫都御史。討之。自麗市船。凡番貨至。輒除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遠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所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滿歸。奸語陷番。

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以償。倭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竊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于貧酷。苦于征賦。困于饑寒。相率入海。從倭克。徒迫因。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倭奸細。爲之鄉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國飽煖旦夕。强者奮臂欲洩其怒。于是汪忤疵。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棧料漳廣。羣盜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

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南京戒嚴、兵部議以朱繼爲浙江
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統任怨任勞、嚴
禁閩浙諸通番者、○吏部尙書周用卒、謚恭肅、

用、吳江人、諱亮、有節操、
掌銓曹、精細、望其丰采、

八月、召甘肅巡撫傅鳳翔于江西、科臣楊宏憲劾、初、始
爲參政、以籌邊繪圖、輒遷巡撫、一籌未展、遽使江西、使
非邊材、何以參政、聚列僉都、果有經畧、又傅轉移內地、
乞罷之、而格不行、○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選劾宗室充
州、竒誘虜入寇、訊有跡、令自經燬屍、餘孽未盡、以示、○十
月、總督侍郎曾銑、請復河套、銑爲御史、諱平遼、陽數卒、

計則善矣
中國兵馬
財源朝廷
是以其後
先聲

有軍功。陞總督三邊。銳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虜
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中。牧水草。其犯秦隴甚易。
欲以十萬逐之。因故地入城。增戍填其中。其爲全陝計。
甚備。然而未發也。適蘇夫人者。大學士夏言之繼妻。有
才色。言嬖而畏之。其妹適適說夫人之父曰。蘇綱。又以
女之故。出入兩家。千言前。極道說復套之意。言以復套
之名美。亟稱說。說亦自信。爲必可成功。乃具方畧。條十
八事以上。曰。恢復河套。曰。脩築邊牆。曰。選擇將材。曰。選
練士卒。曰。買補馬廩。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
賞罰。曰。兼備車舟。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

勢曰、妨守河套、曰、管田儲蓄、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華蓄。上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管田八圖。上嘉獎之。令本兵議行。于是廷臣議說先後章疏俱可行。上又令集謀定策。說復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謂山東河南良家子十餘萬。于是部心知其難。不敢決請。上令說與邊臣悉商以聞。

套古朔地。自正統後。漸棄東陝。於是河套遂爲虜巢。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盛行視。盛以爲永可輕議。特結障增戍。謹之防。九年。移延綏鎮城于榆林。此余子俊經畧之功也。王瓊又以子俊爲失策。後楊一清屢謀。亦以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謀旋罷。今言集餽。管二箇。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說有是謀。可謂慷慨任事。不避艱險者也。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諫垣，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馬昂獻隱
姪女弟，抗疏請誅昂，還其女人，偉其直節。

吏部侍郎董玘卒。

玘，會稽人，性峭直，爲吏部，謝絕請托。鄉
人多賢之。然傳學能文，擢中書先生云。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請經理
營田以足兵，簡從之。○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
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北虜僉答去歲款大同塞求
貢，朝議疑之，嚴旨戒邊臣毋墮虜計。蓋是時有復河套
謀，將督兵出，故當事者力阻之。○六月曾銳劾仇鸞科
歛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上，謂各奪俸。先是虜

吏區侵欺
而移之官
司區區
事所然不
小

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統遣將李珍夜劫其營，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上以統有擒巢奇功，命賞銀幣。○九月，科臣馬錫勅尚書王果、御史艾朴受鹽司賄，命郎中余繼收納銀色不足。上怒，下果朴獄。戊邊後，鎮撫司廉得張祿與其吏銀匠侵輿，詔行巡按追補。果竟死戍所。士論惜之。○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爵引介清苦，忠直秉性，絕無干名競進之念。嘉靖初，登進士，拜御史，因病在告。九年，復任。每思國事日非，君恩未報，至爲流涕。乃上言五事，皆指斥秉輿疏入。上覽之，怒甚，命逮鎮撫司長繫。時中外譁言。

爵論出人。皆稱其誠。直爵處獄中。憂慮抑鬱。然端疑正。直自在。雖獄卒咸信之。久得釋。陶文仲引箕仙惑上。上以問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皆言其不可信。浹詞抗直。罷爲民。尚被誚責。因曰。我固知釋爵等諸妄言者至矣。命復逮繫。時方抵家。一日。忽邑丞旦訪之。逮者後至。坐定。逮者入。逮者向在獄中。與爵稔。若相訪然。爵迎謂曰。聖上又索我矣。逮者曰。非也。有事過此。特相候耳。爵曰。何隱焉。欲卽行乎。丞與逮者慰籍之。知其未朝食也。請入就食。爵不從。出飯與二人同食。飯甚粗。二人不堪。爵食如常也。妻子泣于內。爵飯畢。入內。限曰。吾

與若各盡其分而已。無慮我爲。丞曰。尚有囑語乎。爵曰。行矣。弗復顧。逮者吐舌云。爵在獄七年。人無敢言者。會赦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其死矣。乃自爲墓志。未幾果卒。○廣西巡按馮彬。以廣西素患徭獍。與其召募防之。不若召募勦之。以據其巢。耕其土。兵部覆廣西一省。徭人半之。徭人三之。居民二之。事難猝舉。且恐他日各據爲賊。上從部議。○七月。吏部尚書唐龍卒。贈少保。謚又襄。○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侵。皆猿板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加以

必戰則伏
套有幾套
伏則防
右簡

積人而升
之清卿
以勸官

一綱打書

言命向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爲重多龔鉞刀賄虜自
媚虜入既深沒一舉燂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
乞速議萬全期于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陞尙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尙寶司
事○兵部尙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天和湖廣麻城人有應變之才始以御史裁大瑞廖
錢繼祖相陝西造輕車強弩總理河道手製
水諸器後人多遊用之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嚴嵩論曾銃開邊啓蒙禍
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悞國是上奪言官令致仕
銃諸京印訊河套之議言左袒銃且有密疏稱銃之忠

而高則極言其不可從。意稍稍侵言。及請給誓劍。得專修飾。帥以下。上始心稍稍惡之。且下諭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力果有餘積。成功可必否。統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慘耳。言始懼不敢決。請上裁。會涇城山崩裂。有分崩離折之象。又京師大風霾。上微入疑畏。以套議問嵩。嵩諛言。擅權自用。機事毫髮。臣不以聞。上已心疑。及退。上疏劾。說并自求去甚力。上溫言留之。而責言嚴切。遂罷河套之議。命緹騎捕統至京。因盡奪言。師傳俾以尙書致仕。○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延寧。上曰。此

言望二人
之志行未
與也而見
賞而後見
誅者以賜
施之奸文
致其罪耳
知社取一
言便爲記
也

曾錄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化鸞先被銑劾因論銑能
取軍糧俾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罪律無
正罪宜比失陷城池例斬上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
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具獄報可乃斬于市妻子流三千
里銑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冤之○大同女年十
七化爲男○丁未秋兵部尚書陳經被劾以王以旂代
之至是以河套議出爲陝西總督以劉儲秀代之儲秀
循例脫解上怒削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
更回尚書時王杲簡諱廉平孫繼孫清脩苦節劉儲秀
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內閣之意言官之口其貪墨

世宗英明
不覺之至
而權反爲
諸所操以
故殺數大
臣如言如
諸如夜紫

三月。奸佞阿旱請者卒安享榮祿。卽有論劾行賄得解。而
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爲內
閣切特。下爲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爲循謹。千
金雙璧。絡繹道路。卽以雄才大器著聲矣。○秋七月八
月。京師地震。○九月。陞提督兩廣兵部侍郎張岳爲
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是月。虜大入
塞。至干枯廟。○十月。夏言死于西市。上令言致仕。
言已出京。仇鸞訐銑。詎出塞喪師諸事。以賄夏言得解。
上益怒。尚欲雪憤。力爲主張。因構蜚語。流入禁中。及以
災異密疏。引漢楊惲方故事。以動上心。方言行至天津。

晉書其
所附使
上橫設大
臣致憤
仇者伊諱
之於也

車中聞銑被逮竟墮車曰吾死矣復具疏以辨訴嵩十
大罪不聽命削其籍行至丹陽錦衣衛校道入下三法
司會訊尚書賈茂堅以言實常八議罪可有也士怒
甚嵩復力持竟坐與銑交通律同戮于西市其妻蘇氏
請以身代上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急遣之隆慶初
復其官如初賜謚文愍并祭葬

高汝斌曰嚴之其心于夏久矣桂州再入其亦有以
自取矣語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氏之言豈欺我
哉宋時冠蓋公功蓋一時位極人臣隱士魏野作詩
遺之曰好去天上辭宰相却來平地作神仙而冠猶
假天書于進竟放逐以死迺知少伯子房真天外其
鴻不可易及斌翠紅十帖紀有嚴請夏曼衍佛魏其
武安又有桂州往見龍虎山老僧并野老爭席諸事
則如桂州之不見寔自召之而寔不自悟也矣

已酉嘉靖二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二月以張

治爲吏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李本爲少詹事並入閣
預機務○北虜犯宣府把總江瀚董陽禦之全軍皆沒
遂犯永寧總督翁萬達視督總兵周尙文追斷其殿後
虜遁去捷聞萬達陞尙書尙文加太保○二月皇太
子冠尋薨謚莊敬○五月總兵周尙文卒其子陳叙功
代乞卹典科臣沈東請贈以封爵上怒市美令錦衣
衛逮訊○七月浙福建海都御史朱統言長嶼諸澳大
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主匿年利因爲
向道宜正典刑臺臣因劾統額報啓蒙上令統還里

待罪令巡撫勘聞○九月謀報虜酋勢將深入尚書翁
萬達乞飭諸臣在關北者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必守
以保邊上令相機戰守○十月以夏邦謨爲吏部尚
書○十一月迨巡撫河南胡纘宗至京會迅削籍爲民
先是陽武知縣王聯供行殿役不便纘宗怒笞之適御
史陶欽發劾聯職罪罷歸復以殺人事覺生殺待報聯
謀動宸聽爲脫罪計令子朝策走京師以長至日假
朝衣隨百官入奉天門稱父冤奏纘宗以私郤故入人
罪巡案藩臬諸官阿附纘宗誣同羅織仍裙裾纘宗迎
駕詩爲呪咀上怒命逮係纘宗等二十餘人請京榜

頁正好官
解志面許
皆若反得
楊楊釋勝
也

訊所司言王聯以絞罪重囚奏許誣指無據續宗詩章
全頌美聖德語非訕謗聯坐原罪朝策詐托假官當
斬續宗等悉赦勿治疏入上不悅大學士嚴嵩對曰
法官劉訥與續宗同鄉故黨庇上曰既云頌美何以
有湘竹英皇之句其爲比護明甚乃廷杖續宗削籍爲
民法司奪俸有差嵩以平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大
學士許繼卒

繼靈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
故誅厚不伐皆以兩世掌銓大俱盈滿云○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正月朔上不御殿○二月據報
虜移帳駐威寧海子又報欲寇朔州又報欲犯澤西開

原傳報不一。部臣請先定廟謨。惟當急備薊鎮。爲京師屏蔽。發河澗兵一枝駐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聽薊州撫臣節制。其涿鹿興州四衛亦聽徵調。隘口戍守。詔如議。○浙江巡按童威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諫從之。○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黃霧四塞。○四月湖貴苗平。湖貴苗自萬鎰以計籠龍許保名。雖平而實未平也。總督湖貴御史張岳疏言貴州諸苗旋撫旋叛。湖苗因之二心。若貴苗不誅。則湖苗之撫不固。因條列會兵討苗諸事。皆報可。于是岳開府辰州。集兩省官謀多。謂林普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不。

此是正道
新見之典
印得定

聽撫守之使不出掉可也。岳力言撫守皆非長久之策。必大勦以兵。然後撫守可固。貴州巡撫李義壯附萬鍾撫議。岳勅其不受節制。弗肯協謀討賊。未幾苗陷印江。寇石阡。貴州震動。事聞。上降詔切責岳。削義壯籍。岳日湟中之議。初亦諱于衆口。伐蔡之役。功必成于獨斷。厚集三省兵。一意進勦。龍許保等亦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百餘人出劫思州府。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踰更卒戍守。時聞苗平城守稍息。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悉將石

邦憲等聞報。亟分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去由小徑。各遁入林箐。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宜慰司。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各兵擒斬湖苗渠魁數十人。餘黨後以撫定。初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橫恣。有司侵不能制。既構永保寨。又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及討苗多所阻撓。岳至檄使來見。固不奉令。後復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驕。請不習騎射。無武勇。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狀。而斃于獄。應朝乃寘匪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

然負固。岳乃革其巡捕。既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
仇嫉之。乃托承順。宣慰。投見于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
激他變。乃扶而釋之。令從征。及苗寇破。仍以計擒殺之。
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邦憲等。懸賞
購之。邦憲密遣人入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律。吳
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親家誘至別寨飲酒。醉而
縛焉。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械保至。岳梟斬。轅門諸
守遂欲罷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
時黑苗無所蹤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檄
令密寄諸土官索之。遂得黑苗而置之法。于是岳乃殲

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又獲龍許保母女妻妾併獲龍許保餘賊而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燬無遺具以捷聞。苗甚衰敗。岳乃撤新調兵而留邦憲守焉。○虜犯大同詔起復兵部尚書翁萬達總督宣大咸寧侯仇鸞總宣大兵虜大酋曰小王子故元君後控弦可數十萬人其人甚富而饒樂有帳九帳蓄珍瑤直百萬。或云故元府藏物也。嘉靖甲午大同卒叛殺其帥陰熾小王子入援敗我師大同城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復顧我僅以策降大同而已不能復有所誅討虜別

部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又有僉答亦強盛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將之小王子雖稱爲君子屬卑取焉廉而已不後肯奉調御朝會日黃毛者異種克憚不大能別死生有君長而衆少于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又從後掠徵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兵合逐北急擊大破之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攻我已亥辛丑吉囊及僉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歐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山西固多慄悍射士目不習虜多委棄貨業走山谷間不幸遇賊卽長跪捧首待誅亡敢抗久乃稍稍易之又憤恐合部落爲築戍堡簡健夫日

夕乘城拊白挺所在。遂有所獲。又或出計得不償。會吉
囊死。乃絕不復窺山西。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尚書
翁萬達發大同周尙文兵拒却之。尙文老矣。耐披甲臨
陣。與士均苦樂。爭願死爲將軍。無何。萬達入兵部。尋以
父喪歸而尙文卒。侍郎郭宗舉翁萬達都督張達繼將
大同兵。庚戌夏六月。虜酋俺答率衆數萬。由小營圪塔
墩口入大同塞。計伏精銳谿谷中。以羸騎百餘爲餌。偵
卒信之。走白達。達素果敢。徵兵未集。遽率麾下卒馳擊
之。伏發。圍達數匝。馬蹶見殺。副帥林椿分兵擊虜。零騎
于彌陀山。聞達被圍。卽馳援達。亦中流矢死。虜退。事聞。

先帝服大
纓之圖如
此

迨宗阜及巡撫陳耀下獄具狀卽朝堂杖一百發議
成遣左詔褒楊死事者贈官蔭子賜謚立祠虜得三將
首遂引兵去○詔起復兵部尙書翁萬達總督宣大間
住都御史趙錫代陳耀爲大同巡撫起咸寧侯仇鸞爲
宣大總兵官加魯太子太保

八月虜酋俺答脫脫辛愛等自咸寧海子移住斷頭山
并調集套虜衆至十餘萬謀深入關南攝總督侍郎蘇
祐初至宣大卽請益兵餉未報而俺酋恨台吉維衆窺
大同咸寧侯仇鸞懼私遣其厮養時義以重賄結俺答
令別寇宣府蔚州無犯大同虜遂東去寇勦鎮虜鎖無

使斯時
能率兵助
之寇自退
利消後日
費者遂
多征調
相許多錢
幾月間
多殺掠
重傷
旁且又
一通戶
窮困之
狀

重關。山外卽虜境。所恃朵顏三衛爲藩籬。三衛舊得大
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頗爲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
入寇。近三衛稍離心。多結迤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
三衛及陰爲嚮道云。虜之東也。嘗實使之。乃佯奏探知
虜東行。恐侵薊鎮。震京師。請提兵駐居庸。以備不虞。

是月乙亥。虜果寇薊鎮。攻古北口。巡撫都御史王汝孝
悉衆禦之。丙子。虜縱兵自間道至黃榆溝。諸處挾邊

牆入。我兵不能禦。遂大潰。丁丑。虜悉衆入團順義。時

以保定兵駐城中。城乃得全。虜遂長驅入內地。○虜逼

通州。○巡按直隸御史王忬聞虜攻古北口。疏請集謀

戰守策而馳駐通州曰此國家咽喉處也急督吏民城
守其漕舟般路河西勿使爲虜用○戎兵虜至通州以
白河阻之不得渡乃駐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
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諸州縣村落居民焚殺殆盡
王抒夜爲疏總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
城守僅老弱四五萬人又半役于總兵提督家不令出
伍索武庫甲伏庫閣據例勒贖不時發久之不能軍本
兵丁汝襲以聞上大驚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
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有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及皇
城四門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給

主防都此
自置旌旗
壁壘少有
生色

陡此時文
自當因還
有檢賞不
至如舊之
勢且也

旗牌令以軍法從事。又命都御史商大節督利道官募
民間材及良家子坊甲保伍合四萬餘分置城郭間役
令四方來試武舉者千餘人分從諸大臣策應上循
慮不固檄召大同總兵戚繼光引兵發居庸亟前
禦虜徵餉鎮諸路及河南山東兵入援禮部尚書徐階
奏言京師之兵多不習戰統領熟貴又不知兵乞出罪
弁戴綸廢弁劉大章等赦宥召用又曰宜召仇鸞兵入
衛大約以大同人馬爲京師先鋒以京師人馬助大同
人馬聲勢相倚上嘉納之詔宥綸等各復原職給與
兵馬行糧聽總兵官仇鸞調遣○詔以戚繼光爲平

虜大將軍總督動王師諸兵以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戎務時先駐師於庸故首得命卽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守謙亦以保定兵五千至人心稍安旣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延綏諸將各以兵先後至九七鎮五萬餘人上嘉勦王師各賜璽書褒獎千金帛使驕虜衆卽軍中拜爲大將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又賜密敕封記曰朕所重唯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提督圍營駐師城下以衛京師分遣京營諸兵屯城內外巷陌間營兵俱見改驅之出皆泣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擁入連日不絕多被血淋漓至者時事起

平時不知
預備倉卒
之間安能
周悉故未
兩調終至
人以爲知
進

倉卒諸務未備諸勤王師變聞卽馳至未齎糗糧制下
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
軍士始得數餅餌啓廩發粟則囊橐空懷皆無所需故
士卒饑疲且甚陸炳因言戶部不預計軍興糧餽不支
士多餓死上怒令奪尙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戴罪
辦事○虜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居民焚燒
廬舍火日夜不絕至東直門執御殿內臣八人以去和
民扶傷披血集門下門閉不得入萬口號慟聲徹西廂
上命啓門扉納之是日虜掠婦女大飲演武堂上遊騎
往返六門外勤王諸兵無有敢擾其鋒者先虜求通貢

唐史通言

猶損至此
猶曰捨食
賊耳必何
如而後謂
之助敵耶

命廷臣集議通貢得失。初虜執御殿內臣楊增去。不殺。見虜酋俺答。踞坐璽帷。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爲我致書。乃令增持書入城。及啟書。多媿語。求入貢。上召大學士嚴嵩。李本及禮部尚書徐階。對于西苑。上曰。事勢如此。奈何。嵩曰。此捨食賊耳。又何足患。階曰。虜在城下。縱火殺人。胡止云捨食。當議所以禦之之策。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唯皇上主張之。上曰。正宜商議。階曰。今虜駐兵延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無

隋之對可
謂得權
之矣

厭耳。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皆非所愛。隋曰。止于皮幣珠玉則可。萬一有不能從者。奈何。上竦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隋因請以計欸之。言其書皆漢文。人多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令退出大邊外。別遣使齎番文。因大同守城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上首肯曰。卿言是因令出。再集羣臣議。通貢可否。日午。羣臣畢集。禮部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奏請。上裁羣臣相顧莫敢發。時將向夜。上望見德勝。安定門外。燄火燭空。

大震惧時。上久不視朝。以虜衆薄城。吏部尚書夏邦
邦謨疏言人情洶洶之時。非上躬御正朝。延見廷臣。不
足以繫衆望。振威武。上許之。是日文武諸臣具服。

待命闕下。哺時。上始出。御奉天殿。降勅責諸大臣。遂
還官。羣臣出就午門下。跪聽宣勅。皆惴惴。計所以處分
門且下鍵。乃勅遣官校逮繫王儀。王汝孝來京。卽訊及
儀至。下獄。以畏懦不戰削籍去。逮汝孝使者道梗未達。
汝孝復斬獲虜級。竟得以後功。未減謫戍。初儀至通州。
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自閉關臥城中。會成寧侯仇鸞引
兵至。虜少却。鸞兵以饑故。往往掠食諸村落。儀令人捕

掠食糧
不可得
之而大
武之

行何

廣都城

立古嬌嬌
足徵人品

執下獄死者十數人。爲兵大譁。欲甘心儀。建厥御史上其狀。故逮治之。尋超遷巡按御史。王忬爲僉都御史。代守通州。○虜闖入古北口。由通州薄都城。是時虜有求貢之意。殺書入朝。上詔禮部尙書徐階。集百官議曰。中莫有發一語者。司業趙貞吉抗言曰。此不必問。恐後生懦夫。暗不解事。萬一許貢。則虜必入城。三千之虜。恐烏鬚驛中莫之容也。且虜肆深入內外夾攻。胡以禦之。不幾震驚官闕乎。不務驅逐而畏其恐喝。許之貢。何異城下之盟。斷不可者。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之。遂使出塞。而後拒之。貞吉叱起謬語。羣臣俱以爲不可。

繫之於
亦自領

奏入。上召二人入對。西內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
天門。下詔罪已。追獎故都督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師。釋
給事周東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
文武百司。共爲城守。遣官宣諭。監督力戰。且曰。士卒不
力殺敵。以平昔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得首功一。卽予
百金。芻金不十萬。虜且盡矣。因求爲御史。佐軍務。上壯
吉言。遂擢春坊兼御史。千金五百兩。領勅將行。而勅
小有督戰語。不可統攝諸將。因謁嚴嵩。嵩故有卻辭不
。吉怒。叱門者。嵩大恨之。會趙文華又素銜貞吉。故
訖而將甘心焉。竟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議卒不可得。

時虜騎充斥。單騎出城。先請總兵仇鸞管宣。上旨激
勵。付賞功銀。一時請將雖感奮而變畏甚。乃辭曰。吾軍
與虜逼。安能頓貯多金。不之納。虜且引去。貞吉計無所
出。迺徧諭諸營而還。比旦復命。嵩謂貞吉狂誕。追論其
申理周尙文。沈東非是。上怒。命錦衣逮杖落職。謫荔
通典史。上雖責貞吉。而心實重之。嘗問趙某何在。故
由納言轉卿寺。拜戶部侍郎。○虜逼通州。時汝襲聞警。
束手無措。募偵者。無償卒出郊。不十數里。遇扶傷者。輒
奔還。妄言見虜。城中輒震。既而言不信。汝幾不加罰。後
募他卒偵之。懦妄如故。城中數大震。而成國公朱希忠

事勢如此
汝輩當知
此言

理京營兵以兵多役占不足行伍恐見兵少且獲罪乃東西製調爲掩飾計兵疲不得息家人不知所餉亦不知製調者爲誰爭怨汝輩語徹禁中及勤王師至廉餉不時兵餒疲出怨語而大同軍尤無律往往推髮劫掠村落中時被捕獲詭稱遼陽軍遼陽軍者朵顏諸部也先是有傳虜中語遼陽軍實導我來者故京師詭言遼陽軍叛而營方被亂雖獲大同軍行掠者不敢治必以聞上謂大同軍首入援行掠亦出饑疲令免窮治遂發收撫而營殊不所禁汝輩不得已令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無忌民間苦之有甚于虜乃恒詭稱遼陽民間

虜自去

其何言也

豈宜出之

和親之口

大宛風事

制難利自

不知遂謂汝斐山東人以鄉曲故庇遼陽叛軍及虜薄
城下汝斐受計于大學士嚴嵩謂地近喪師難掩當令
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諉曰汝斐
有禁勿戰民間益歸罪汝斐而驚機諸無率兵往擊虜
乃虜在城下驚故遠屯郊垌外不敢近城中莫知驚擊
虜與否而楊守謙被命屯城下不敢遠去又以兵少故
不敢一擊虜上聞之謂勢遠出禦虜而守謙畏懷不
出師併汝斐切責之時虜駐城下多殘燬諸中貴圖監
諸中貴遂誘汝斐守謙東于虜上益心動乃命執汝
斐下詔獄遣軍自軍前還守謙入俱下法司卽訊命史
皇明成化傳錄

汝參守禮
以兵少不
戰第固宜
之然一東
于嚴密一
實于仇密
始有可原

部左侍郎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代將守謙兵。時刑部
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論汝葵
守謙罪當斬獄具。爰書甚長。胥史錄不卽竟。上時坐
齋宮。趣具獄。稍延數刻。上大怒。謂黯等比劾將有所
規免。今逮繫廷杖之。奪祿有差。是日。上卽命斬汝葵。
守謙、刑科都給事中張侃等連疏請按例三覆奏。上
愈怒。又逮侃等廷杖之。仍削侃官。斥歸田里。○己丑。素
汝葵守謙于西市。初虜犯城下。嵩令汝葵下。令勿戰。及
汝葵被追。嵩恐露前誓。紿曰。毋慮。吾爲之地。汝葵亦信
嵩有回天力。安之。弗自辯。及臨刑。乃大呼曰。賊嵩誤我。

為及以神
百二百級
報自功無
功繼大保
賞其退

遂與守謙俱棄市。仍梟汝焚首以徇。令勿收葬。放其妻
三千里外。子成議嶺衛。○己丑。虜將金甌人畜漸退。先
以其輜重北去。餘衆猶分掠京城外。欲西奪白羊口。出
辰罕侯仇覽師。諸將兵尾之。虜被白羊守將扼險禦之。
不得出。稍棄牛羊。擁衆東南還。至昌平北。猝與驍軍遇。
驍不意虜近。倉猝未陣。虜騎蹀入。我兵不戰而潰。死傷
千餘人。驍幾為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虜長驅至
天壽山。見總兵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戊子。
虜出橫嶺口。趨懷來川。庚寅。虜衆盡出。虜至邊。被甚。又
顧絕輜重。皆不能軍。諸將以白羊之敗。兵氣不揚。竟不

△安在哉
四字千古
爲痛

逼赴。但尾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口而返。○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間有所奏。必陰中之。如科道王。祥陳。壇謝。瑜董。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命下。獄卽訊。○十月。仇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闕于堂奧。可乎。帝命宣大二鎮。勿徵寇入。犯卽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二京師。與京營兵雜陳。京營諸將分詣各訓練士卒。以備凡伐。○冬。宣大侯。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郎史道顯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順僑軍。餘工部尚書胡松。順利器械。

虜衆不難
討虜去而
快整兵伐

之乃不
男子等
之數且
彼已之
所謂賊
開門馬
喝道是
可笑可

帝悅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通以俟軍興○十一月
營率兵聲言擊虜乃稍至近塞夜襲斬老弱數級還自
劾無功不問○內閣張治致仕卒○虜衆既盡出邊詔
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已久衛卒多役于諸將
及中貴之家或死亡者猶案空籍給衣糧充行伍者又
皆老弱不任兵初成國公朱希忠提督京營王邦瑞論
罷之乃以仇鸞代希忠置戎政府始製印章命邦瑞協
理爲鸞副革去提督內臣鸞特寵遇所言無不從益饒
橫邦瑞先承制整飭營務奏論多忤鸞意主事申燧持
法不爲鸞屈上疏言京營興政語稍侵鸞鸞怒密疏

建燧杖之左遷而出。警請大舉北征。復請廣集精兵。
上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十三布政司庫貯時搜括。
嚴切。凡解部可二百萬云。警特寵甚。所上疏。即內批行。
之。不下部議。邦瑞因以爲言。又屢駁警議。警擠之。遂落
職去。

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爲三輔。置總督。各添大區。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三終